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大街 (上)

〔美〕亨利·詹姆斯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WORLD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大 街

[美] 刘易斯 著
汪震浩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大 街

[美] 刘 易 斯 著
汪 震 浩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内容梗概】

女主人公卡罗尔·米尔福特是法官家庭出身的城市姑娘，自幼父母双亡，靠遗产上了大学。毕业后，满怀“学以致用、造福社会”的雄心壮志，想到草原上去从事乡镇改革事业，去兴建一个个有漂亮大街的美丽小镇。她先在圣保罗图书馆工作了大约3年，后来嫁给了比她大十多岁的乡村医生威尔·肯尼科特，来到了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戈弗草原镇。这个几千人的小镇被当地舆论誉为“充满活力的双湖之城”、“美国中西部最最美的地方”，可是它给卡罗尔的印象是闭塞、保守、平庸、沉闷，它的居民大多卑琐而愚昧，一味追求金钱、地位和享受，全然没有和谐的美感，简直是“一个垃圾堆”。她本想逃离小镇，是丈夫的诚恳和溺爱使她留了下来，可她不甘心在闲适中虚度青春，要想在这儿实现自己改造乡镇的宏愿。卡罗尔怀着这种良好的愿望，开始按照城市的模式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尝试。她组织读书活动，兴办戏剧社，为筹建校舍、大会堂和整顿公共图书馆四处奔走。她想引进城市的精神文明来为这个小镇的居民造福，但就连这些最起码的改革活动也遭到镇上那股无所不在的强大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她为遭到迫害的女教师鸣不平，给自己的佣人多付工资，和当雇工的家庭交往等等，全都成了她这个“异端者”的罪状，受到了那班“大街文



大 街

明”拥护者的痛恨和嘲弄。她成了被人暗地监视和公开讥讽的对象。她惊恐地发现“四周都是凶相毕露的狼牙和带着嘲笑的眼睛”。在处处碰壁，渴望找到志同道合者的情况下，卡罗尔结识了喜爱诗歌、绘画的瑞典籍年轻裁缝埃里克，他们情投意合，彼此间还产生了爱慕之情。结果，威尔的干预和大街上的流言蜚语很快把埃里克赶出了戈弗草原镇。在保守势力的重重包围下，卡罗尔感到孤单、迷惘、苦闷、绝望，她再也忍受不了这个“既寒伧又狂妄的市镇”了，愤而带着儿子到华盛顿独自谋生。在那里，她终于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她觉得自己有了完整的人格，不再是一个事事依附丈夫的女人了。可是时隔不久，她就发现华盛顿也处处带有浓厚的“大街色彩”，令人感到窒息和沉闷。最后，她终于找到症结所在，认识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个别的几个人，而是那些规章制度”。一连串的挫折磨光了罗曼蒂克的卡罗尔那反叛的棱角，她的意志消沉了，两年后终于又回到了她所厌恶的戈弗草原镇，和丈夫过起平平庸庸的生活。虽然她仍对未来有着渺茫的愿望，寄希望于下一代，但不可否认，她已被迫屈从于习俗，从一个叛逆者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了。

在美国现代文学中，传统的写法往往把城市说成是藏垢纳污之地，千罪万恶之源。不少作品描述天真淳朴的乡镇少女到城市去追求金色的梦，结果遭遇悲惨，堕落毁灭，而乡镇则是风清弊绝的净土，人人相安的世外桃源。可是，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大街》反其道而行之，打破了把乡镇生活田园诗化的传统，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和锋利的讽刺笔调，逼真地展示了乡镇生活的僵化保守和沉闷闭塞，无情地揭露了居民中一伙市侩的病态心理和庸俗生活。这伙新兴的中产阶级骄傲矜



伐，愚昧保守，自以为他们的乡镇已经尽善尽美，凡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和未首肯的事情”都是“大可不必去了解、思索的异端邪说”。刘易斯把这称之为“乡镇病毒”，而这种“比癌症更危险的乡镇病毒”在这个小镇的大街上得到了集中表现。他还一针见血地说过：“上帝造农村，人类造城市，而魔鬼造乡镇。”而且，作者通过本书所要展示的决不局限于乡村小镇的风貌，他在卷首就开宗明义地说：“这是一个……拥有几千人口的小镇——它就是美国。”“它的大街是各地大街的延长。在俄亥俄或蒙大拿州……就是在纽约州或卡罗来纳山区，说不定也会听到跟它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故事。”书中也表明，正是遍及北美大陆的无数“戈弗草原镇”，向全国输送政治家、金融家、工业巨头……它们是美国社会的基础。事实上，《大街》艺术地再现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整个美国的社会现实。

《大街》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两个典型人物卡罗尔·米尔福特和威尔·肯尼科特的经历和纠葛展开的。这是一对性格不同的夫妻。妻子卡罗尔天真热情，善良正直，爱好艺术，耽于幻想，具有革新精神；丈夫威尔朴实醇厚，平庸粗俗，思想保守，热衷医道，安于现状。前者抱着“改造乡镇”的夙愿从城市下嫁到乡镇。在她眼中，戈弗草原镇一无可取。可后者因为已习惯于这种僵化沉闷的生活，所以认为小镇尽善尽美。加之两人情趣不同，爱好各异，这对夫妻的矛盾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作者通过生动的描写，步步深入地刻画了两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直至妻子愤然出走而达到高潮；最后，以卡罗尔的妥协、回到丈夫身边而告终。这里，显然有着更为深邃的内涵，卡罗尔与威尔之间的矛盾及其结局，既象征了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和冷静的实利主义者的冲突，也暗示了“乡镇病毒”的



大 街

传染之广，毒害之深。卡罗尔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都市女子，这个初期的女权主义者，当然也有她自身的先天不足之处：脱离实际，过于理想化，再加上浅薄、软弱和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她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卡罗尔与戈弗草原镇的冲突实际上预示了一代人对美国社会的不满、怀疑、幻灭、背弃……这种情绪后来在三十年代集中爆发了。在《大街》中，刘易斯还成功地塑造了诸多市侩的形象，其中包括实业大王、投机商人、放高利贷者、银行家、总经理、地主、老板、牧师、律师、乡绅、恶少等等。作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的种种恶习、癖好、心态和生活方式。他们自私、贪婪、庸俗、虚伪、粗鲁、狭隘，冥顽不灵、僵化保守，却又骄傲矜伐，沾沾自喜，委实是一幅维妙维肖的百丑图。

刘易斯有细心观察生活的习惯，新闻工作者的阅历更使他具有锐利的目光和生动的文笔。从《大街》可以看出，他善于选择最富有典型性、概括性的情节、动作和对话，用极其明快洗练的语言，勾画出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在描绘书中的众多市侩形象时，他主要运用漫画式的笔法，文中充满辛辣的嘲弄和机智的讽刺。在铺叙情节，特别在对话中，他还采用了大量口语、俚语、俗语和行话，使作品更显得真实可信。只是某些细节的描写有时过于琐碎，令人有冗长之感。

【作者介绍】

刘易斯，S. (1885—1951) 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索克中心。父亲是医生。刘易斯在当地念完中学后，于1903年进耶鲁大学。在大学期间一度离校去厄普顿·辛克莱组织的空想社会主义团体工作。1908年大学毕业后曾



在爱荷华州、旧金山、华盛顿和纽约等地担任报社记者、编辑，并从事创作。1916年起成为专业作家。1951年1月10日在意大利的罗马逝世。

刘易斯从学生时代起就热衷于写作。自1914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兰先生》起，一生共创作20多部长篇小说。早期发表的6部长篇较好的只有《我们的兰先生》和《求职》（1917），影响不大。1920年，长篇小说《大街》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接着又写出另外两部优秀之作《巴比特》（1922）和《阿罗史密斯》（1925），后者获得1926年普利策文学奖，但作者拒绝受奖。此外还有《艾尔默·甘特里》（1927）、《多兹沃思》（1929）等长篇。至此，刘易斯已成为国际文坛上引人注目的美国小说家。1930年，由于他在创作上“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这项奖的美国人。此后，刘易斯的创作开始走下坡路，虽然继续发表了十几部作品，但大多只达到他早期作品的水平，其中较好的只有《安·维克斯》（1933）和《王孙梦》（1947）两部长篇。

刘易斯的作品反映了美国本世纪初到20年代经济膨胀时期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作者改造社会的愿望，还有他那细腻、夸张的手法，幽默诙谐的笔调和辛辣嘲讽的语言，这一切都表明，他不失为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作家。

【遭禁经过】

该书出版后，因“内容猥亵”、“语言肮脏”而被当局禁止销售。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也将此书作为禁书。



序

这是一个小镇，它座落在盛产麦黍的田野上，被小树丛和牛奶房掩映，这个拥有几千人口的小镇就是美国。

我们的故事里讲到的这个小镇，它的名字是“明尼苏达州戈弗草原镇”。不过它的大街却是各地大街的继续。在俄亥俄州或蒙大拿州，在堪萨斯州或肯塔基州或伊利诺斯州，或许同样内容的故事会发生，即使是在纽约州或卡罗来纳山区，说不定也会听到一些故事跟它的内容大同小异。

大街即是文明的顶峰。多亏当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入侵罗马，埃拉斯慕斯隐居在牛津著书立说，如今这辆“福特”牌汽车方才能在时装公司门前停靠着。杂货食品铺掌柜奥利·詹森对银行老板埃兹拉·斯托博迪所说的，没有一句不是至理名言——对于伦敦、布拉格，甚至不被看重的海上小岛而言，同样是金科玉律。任何事情，凡是埃兹拉所不知道的和不肯首肯的——那就是人们大可不必去认识和理解的异端邪说。

我们的火车站代表了建筑学上人们不可企及的最高成就。本乡四邻的人们对于萨姆·克拉克五金店全年营业额艳羡不已。《玫瑰宫电影院》里上映的，是一些寓有教训，连幽默都得合乎道德标准的影片。

我们坚定的信仰象征与健全的传统基础原本就是这个样



大 街

子。有人如果不是照着这个样子去描绘大街，或者妄以为还能够拥有别的一些信仰象征，叫公民们感到不知所措，那末，只会暴露出他自己就是跟美国精神格格不入的玩世不恭的人。



第一章

—

一位少女正伫立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山岗上，那是六十年以前奇佩瓦族印第安人栖居过的土地。她的身段在北方蓝天的映衬下似乎显得分外清晰。此刻，早已看不到印第安人了。在她的视野里是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那一幢幢的面粉厂，还有摩天大楼明亮的窗子。然而她心里正在想的，既不是曾经栖居于此的印第安女人，也不是联接水路的岸上货运，更不是当年常来这里收购皮货的北方佬。不，她是在默默思考着：胡桃奶糖，布里厄的剧本，磨破的鞋后跟，还有那位化学讲师痴痴地瞅着她的新颖发型的情景，那发型掩住了她的耳朵。

微风掠过千里麦田，把她的塔夫绸裙子吹得胀鼓鼓的，它所形成的优美活泼的线条，那么富于魅力，使山脚下偶然路过的行人，不由得都为她那种轻盈秀逸的神采倾倒。举起两臂的她身体背着风微微后倾，轻舞着的裙子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满头秀发也在随风飘扬着。这个小山岗上的少女是那么不谙世故，纯洁无瑕，又是那么年轻。她在微风中陶然沉醉的神情，仿佛渴望着未来的生活乐趣。可她又怎能知道满怀期望的青春，就是一出叫人永远苦恼的喜剧。



这个名叫卡罗尔·米尔福德的少女，一个钟头前，刚从布洛杰特学院里溜出来。

在那些岁月里，披荆斩棘的垦荒，少女头戴宽边遮阳帽，还有在开辟杉木林时用斧头把熊砍死，已成为不可追忆的过去了。如今，在一位反叛的少女身上正附带着一种精神，正是被称之为美国中西部这个令人不知所措的地域精神。

二

座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近郊的布洛杰特学院是正统宗教的堡垒，即使到了今天仍在反对伏尔泰、达尔文和罗伯特·英格索尔诸家最新的思想和学说。在明尼苏达、衣阿华、威斯康星和南、北达科他等州，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那里上学的都是笃信宗教的家庭。布洛杰特学院一直以保护莘莘学子为己任，以免他们受到时下一般大学不正风气的影响。即使如此，然而也有的是热情奔放的少女，热爱歌唱的小伙子，还有一位酷爱密尔顿和卡莱尔的女讲师。因此卡罗尔在布洛杰特的四年岁月，也不能说是完全浪费了。因为小的学校缺少劲敌，她的那种富于进取性的、兴趣多方面的天性，就可以得到充分舒展。她热衷于打网球，主办火锅聚餐会，参加研究生的戏剧讨论会，也常常跟一些小伙子出去轻松轻松，并且还加盟了十来个社团，目的就是为了把所谓“大众文化”的各种技艺都实践一番。

她的班上，即使是两三个女孩子比她漂亮的都没有她那么惹人注目。无论在舞会上还是在课堂里，她同样都表现得毫不逊色，虽然在布洛杰特学院有三百名学生，不少人回答课文时要比她强，跳起波土顿舞来也要比她富有魅力。她的活力充满



了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乌黑的卷发，柔细的手腕，粉嫩的肌肤，还有那少女的稚真的眼眸。

与她同住的女孩子，有时看到她穿着女式透明长睡衣，有时看到她浴后湿漉漉地从浴室冲出来，不禁对她苗条的身材感到惊奇。她的身材似乎比她们原先想象的要小一半。那是如此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多么需要得到爱抚和关怀啊。“举世罕见的小精灵”，她们私下这样叫她。可是她却是如此有主见和见解，如此富于敢想敢干的精神，如此不顾一切的深信美好的憧憬，即使那还相当模糊。因而她自始至终是那样的精力旺盛，难怪那些身高体壮、穿着蓝哔叽短灯笼裤、裹着粗棱条羊毛袜、小腿肚还往外凸起、在健身房球场上来回驰骋的布洛杰特学院女子篮球队队员，也都要为她折服。

即使受到疲倦的侵袭，她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还是在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有时在无意中有多么残忍，在自鸣得意中又多么迟钝。但是纵然那些令人泄气的势力折磨着她，她的目光也决不会变得阴郁、呆滞，或者黯然泪下。

尽管卡萝尔热情奔放，惹人怜爱，时刻都是人们“迷恋”的对象，认识她的人还是害怕跟她接近。不管唱赞美诗也好，或者编排什么小节目也好，她总是最热心，但她的那副神气却依然显得有点儿高高在上，并且十分苛刻。她也许很轻信，天生是一个崇拜英雄的人，可是一旦她遇到不懂的问题总是喜欢追根究底，总是没完没了。不管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她永远不会闲着不动的。

她的广泛的兴趣反而害苦了她。最初她热切希望自己能有一副令人惊奇的好嗓子，继而又希望有出奇的演奏钢琴的才



能，末了则渴望有才能演戏、写作和领导社团的组织能力，尽管她总是不能如愿，但她照例都会重新振奋起来，投身于传教事业的学生志愿队，给剧社画画布景，或者替学院学报拉广告，一点儿也不能安静。

那个星期天下午，那个在小教堂的演出，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苍茫暮色伴着她的小提琴和着大风琴的旋律，奏出悦耳的乐曲在烛光的辉映下，隐约可见穿着一身笔挺的金色礼服的她，正弯着手臂，在来回拉动琴弓，她的嘴唇紧闭，显得非常严肃。此时此刻每一个在座的男人都爱上了宗教，爱上了卡萝尔。

到了大学最后一年，她就急急忙忙地对自己所有的实验和局部的成功作了认真总结，为了选择自己未来的事业。每天，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或者在学院主楼走廊里，女学生们都在议论着一个话题，“毕业后叫咱们去干什么呢？”有些女学生明知道自己婚期已近，偏偏还要装腔作势，好象正在对一些重要的职位考虑似的；有些女学生虽然知道自己马上面临就业，却在暗示：她们有不少神话般的追求者。至于卡萝尔，作为一个孤儿，她惟一的亲人，是一个已嫁给了圣保罗的一个眼镜商人的甜言蜜语的姐姐。父亲的遗产，几乎全都被卡萝尔花掉了。目前她并没有在谈恋爱——或者说，她不是常常谈恋爱的，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她不得不自谋生路。

然而，怎么谋生？怎么去征服世界？——几乎完全是为了世界本身的利益——她又能够知道些什么呢？凡是没有订过婚的女学生，绝大多数都计划去当教师。她们完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忧无虑的年轻小姐，她们承认，只要有机会，一结婚就离开那些“邋里邋遢的孩子和令人厌恶的教室，另一类便是